

34 羅馬驚艷

這是我第一次來羅馬。我來自鄉下，雖然還只有二十四歲，但幾年的奔波已經足夠讓我對生活有一個清醒的認識，我不再那麼單純而好幻想，因而來羅馬之前，並不指望在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大城市裏獲得什麼驚喜，更沒有奢望不期而遇的浪漫史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彌天大謊，我已不再指望什麼。

羅馬的風光雖然並沒有人傳說的那麼美，但由於我早有心理準備，所以並不感覺過分的失望。生命中比預想要糟糕的事隨處可見。在這樣古老而繁華的大城市中，人又怎麼能只有一種感覺呢？

我一邊想著，一邊獨自漫步在羅馬街頭，兩邊的霓虹燈總是在以出乎人意的節奏閃爍，汽車一輛接著一輛，各種音樂的喇叭在高歌、啼叫、冷笑、哀鳴。車燈閃爍而過，映得行人的臉龐陰晴不定，似滑稽劇中的角色。羅馬的歌劇總是以熱鬧著稱，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務。街上的行人就似歌劇中的角色，匆匆趕赴自己的夜生活。羅馬是一個以夜生活為目的的城市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夜生活。

只有我一個人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。

我覺得自己與這個城市格格不入。在所有的人中，只有我是孤獨的。這種感覺讓我有些傷感，忽而又有些自豪，畢竟我是與眾不同的。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探險者，在這個一無所知的城市裏尋找著與眾不同的經歷。已經有幾年沒有這種少年的自作多情了。我不由加快了腳步。

我穿過羅馬最擁擠的一條小街，街兩邊擁擠著密密麻麻的食品店和咖啡廳，還有一座造型奇特的中世紀風格的小教堂。在小街的盡頭，我走上石階，轉向另一條路，想繞回自己的旅店。

這是一條古老的街道，路兩邊斑駁的石階訴說著它的滄桑。

路上冷冷清清，幾乎沒有什麼行人，雖然與剛才那條街只隔了一個街區，但卻恍若兩個世紀。路的盡頭，暮色中隱約可見一座大教堂。路的左邊，是一片黑漆漆的公墓，但空氣中卻瀰漫著一種披薩餅的香氣。

我意識到，自己是這個路上唯一的行人，這條路是屬於我的。

當我正為這個想法更加傷感而激動時，忽然發現從路的那一端走來一個女子。

她越走越近。我發現她的穿著非常素雅，攜著一個有拉丁文字的手提包。她走路的姿勢有一點像時裝店裏的名模，但絕對沒有搖擺得那麼誇張，那是一種讓人一見便仰慕不已的姿勢，是一種極有品味的步態。她臉上彷彿蒙了一層面紗，看不清楚，但讓人想像她相貌不美簡直是不可能的。

她越走越近。但卻讓我感覺更加縹緲，宛如這空虛淒迷的夜色一般，又好像整個夜晚的情緒都凝聚在她身上。我不由微側過肩膀，想把頭轉向一邊。她的出現無疑加劇了我今夜所有的情緒：傷感、淒涼、瀟灑、孤單。

擦肩而過，我本打算把頭別過一邊。傷感的矜持讓我不相信這個城市有任何的浪漫。但在轉過頭之前，我還是不由自主地看了她的臉一眼。只一眼。

我不由呆住了。我緊緊地盯著她那張如夢一般美麗的臉。霎那間後的清醒使我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失態。她的美麗遠遠出乎我的意料。

她也在笑。笑得有些猶豫，有些矜持。

「妓女。」我頭腦中居然本能地閃出這個字眼。但我馬上否定了自己的猜測。

她的笑不是職業性的，不是那種諂媚與功利的笑，而是笑得有些清冷，有些空靈。

她居然先開口說話了。聲音很好聽。

「我——我知道自己有些冒昧，但這個夜晚的確很美——也許你也很孤單，像我一樣——」她的美讓我驚詫。我一時竟無法回答。但我知道我用微笑回報她。我確信自己對她笑了。

她好像受到我笑的鼓勵，放鬆了一些。但她的聲音仍舊有些猶豫：「我想——也許——我們可以一起走走，一塊吃點東西——」我終於鎮定下來，找到了自己的聲帶。「當然——可以。我非常榮幸，那邊的街上有許多不錯的餐館。」

她又笑了。「不用客氣，我家就在前面不遠——」

我們在沉默中並肩向回走。雖然我已走過這段路，但忽然發覺倒回頭來看時，路上的景色氣氛竟截然不同。也許，景色是沒什麼變化的，變的只是我的心境。但我是根本不相信在羅馬這樣的城市裏會有什麼浪漫的呀！我還沒那麼幼稚。

夜意微涼。她走在我身邊，輕輕頷著頭，臉龐更加朦朧閃爍。

微風輕送，吹動著她的細紗披風，勾勒出豐腴微聳的雙肩，我隱隱感到她半透明白皙的肌膚，閃著美麗的光澤，有些像法式的奶酪，但要清冷得多，也許更應說像月光下的霜露。我偷眼看去，側影中她的睫毛很長，挑出一道優美的曲線，輕顫顫的，似乎一下子長起來，使人感覺一厘米的睫毛能無限伸展，織成一張只有豎紋的網。

我知道再這樣看下去，我會自己投入網中。我不相信生活中有過分美麗的事。

我已經二十四歲了。這裏是羅馬。

我剛從她的網中斂定心神。忽然發覺我們已來到一座大房子前。她站定，伸右手向我示意，然後掏出一支金色的大鑰匙，打開了鐵柵欄門。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白皙，微有些清瘦，纖細的指甲塗著玫瑰色的指甲油。

一個穿著制服、管家打扮的男僕從房子裏迎出來。她輕輕吩咐了幾句，用手示意有客人。管家躬身向我示禮，然後快步退下。

我隨著她沿著細石鋪成的路，穿過一大片草坪，眼前是一個有噴泉的游泳池。池邊擺著桌椅和涼篷。燈光從池水中向上射出，明亮而柔和。

我們一起坐在池邊。微笑中開始閒談。我已經二十四歲了，長得絕不算醜陋，因而並不缺少與女孩約會的經驗。與女人閒聊更是我的拿手好戲，我曾為此頗為自鳴得意。雖然我出生在鄉下，但讀過很多書，因而瞭解羅馬的歷史，尤其瞭解

羅馬的神話傳說。

我們很輕鬆地就找到了共同的話題。亞平寧半島上發生過那麼多浪漫的故事，我們有無盡的談資。

男僕端上來加冰的葡萄酒。酒色很濃，像紅寶石的色澤。她微笑著舉杯向我致意。我們輕輕碰杯。酒入口很涼，清爽宜人；但到了食道便開始溫暖起來；到了胃中，竟有些灼熱。我還從沒喝過這樣的美酒。她彷彿知道我的想法，輕聲告訴我這酒產自波斯。

也許就是因為這酒的作用，我才可能會與一個陌生女子有這麼好的談興。我自己原來是並不相信浪漫的呀。

她的眼神若即若離地盯著我，眼波更加朦朧，那是葡萄酒的顏色。她的嘴唇半閉半啓，在我的笑聞和笑語中豐富多姿地變化，像是在對我示意著什麼。

我必須要小心。我是不相信浪漫的，我知道如果要不發生什麼，最好現在告辭。我站起身來，感謝她的款待，正要婉轉地提出離開的套辭。

她忽然打斷我。先是輕輕一笑，然後是很憂傷的表情。「晚餐已經準備好了，如果您的事情並不急，能再多陪我一會兒嗎？我知道這很失禮，您一定以為我另有別的目的。畢竟我們一個小時前才認識，換了我也會猜疑。」

「絕對沒有，小姐。我怎麼會胡亂猜疑您的誠意呢？」

「坦率地說，我雖然並不瞭解您，但我覺得您絕不是羅馬那些無聊透頂的有錢人可比的，您身上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氣質吸引我。在街上我一眼就覺出您是有性格又有深度的男人，所以才會與你攀談。別問為什麼，這是女人的直覺。您能——再陪陪我嗎？」

我怎麼能走開呢？我不相信浪漫，是因為我多年以來一直渴望浪漫，而生活總是無情地嘲笑我。今天的邂逅是我多年來的夢想。雖然我對羅馬充滿戒心，但如果此時我就這樣走開，那麼我會遺憾一生。我不是一個膽小鬼，也不是一個恐懼美麗的人。雖然，我的指尖在微微顫抖。

這女子身上有一種特別的風韻吸引我。我信任她。生活總應有美麗的時候，生活又怎麼應該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呢？

我應她的邀請共進晚餐。僕人們穿梭不停。晚餐豐盛極了。

油蝦、火雞、牛排、餡餅、水果——還有杜松子酒。

晚餐之後，我們坐在草地邊的沙發上。僕人們已在不知不覺間退去。夜光如幕，罩在房子周圍，天地間顯得極空闊。只有我們兩個人——我忽然發覺，她已不知什麼時候倒在我的懷裏。

我們在寧靜的氛圍中依偎，什麼也沒有說。過了一會兒，她站起來，輕輕牽著我的手臂，向房子走去。

好靜，兩人之間有著一種難以打破的沉靜。我已不知該說什麼。她的手在輕輕牽著我的手。

我們走過大廳大理石的地面。我的心在緊張地跳動，我甚至可以聽到跳的聲音。恐懼？不，不是，我趕快否定這一點。我絕不是一個世俗得恐懼美麗的人，

正如生活不應是徹頭徹尾的陰暗。

我只是興奮，在這樣一個美麗迷人的夜晚，我只是興奮——噢，差點忘了，我還應該有些熱情才對。

我們在心跳聲中走上樓梯，走進她的臥室。床頭上掛著一張她的全身照片，只穿著薄薄的紗衣，似法國畫家筆下的天使。我回轉頭，發覺她本人比照片還要美。

她已在我看照片時脫去了外衣。

一切都太美妙了。這個夜晚，簡直毫無缺憾。無論如何，我又能吃什麼虧呢？

我說過我不是一個世俗得拒絕美麗的人。我再也無法抑制自己渴望浪漫的心，我為什麼要抑制呢？事實上，我根本來不及對自己說什麼，就把她抱了起來。她的身體很輕盈。她的嘴唇微微上翹，她的曲線緊貼著我，她的手輕巧地解開我襯衫的鈕釦。

有什麼不對嗎？有什麼不該嗎？我的興奮和熱情已讓我不能思考。生活真美。

愛情原來如此奇妙。

我們已赤裸地倒在她的床上，我的唇正要印上她那如花一樣綻放的唇——忽然間，我感覺到一種不對的地方。我停住，仔細地觀察、傾聽、嗅聞——她仰臥在我的身邊，那麼完美，溫暖，熱情，期待。她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。我猛然意識到，不對勁的是自己。

我太心急，居然忘了關上天花板正中明亮的吊燈。這種燈光讓我感覺很不舒服——我不習慣在這麼強的光線下做愛。我依稀記得開關應該在門邊的牆上。該不該去關掉燈，我不由猶豫了一下。

她抬起長長顫動的睫毛，看到我盯著開關，馬上明白了我的意圖。

她的眼波閃爍著，在我身下輕聲呢喃，「我親愛的，別擔心——不要動，不要離開我——」她伸出手。她的手越變越大，她的臂越伸越長。她的手臂伸出床外，伸過床簾，跨過地毯，橫穿過長長的臥室，在燈光中投下巨大的陰影。她的手臂直伸到十幾米外門邊的牆上。巨大的食指觸到開關。

「卡嚓。」清脆的一聲。

她關掉了燈。

----- (完)